

巴西乾旱導致國際咖啡價格上漲，美國加州與佛羅里達州蟲害導致世界柳橙汁價格上揚，聖嬰現象導致澳洲小麥收成下降，這些事件綜合影響下來，造成紐約華爾街與倫敦的期貨指數大漲，但它們實際上是在告訴大眾：早餐變貴了。這就是全球化貿易的時代，我們享用世界各地的美食與各種民生物資，同時也將複雜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氣候生態都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。自由貿易市場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福祉與享受，同時也形成高度的相互依存，各個社會的有效運作日漸依賴其他社會的正常運作。

這種全球化貿易的例子，在台灣最明顯可見的地方就是大賣場。台灣人很喜歡逛大賣場，賣場裡應有盡有，而且物美價廉。想要生鮮有生鮮，想要享用美食有美食區，想買衣服也是各種款式皆有，許多常見的品牌都進駐大賣場。展覽的攤位上從腳踏車、機車到汽車皆有，甚至旅行社和理髮店也一應俱全，只差沒有賣房子。到大賣場邊吃邊玩，已經成為許多台灣家庭消磨週末時光的方式。大賣場占了台灣人生活相當大的部分，堪稱是複合式的休閒中心，不過其核心仍是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商品。

這些商品除了本地生產製造的，許多是來自世界各地。便宜的日常用品或免洗器具來自中國、越南等生產地，也有來自美加澳紐的冷凍肉類、北海的遠洋漁類、歐洲的橄欖油與酪製品，還有智利的養殖產品，以及其他產自不同國家的原物料與加工食品。這些產品往往包裝整齊又乾淨，再加上過去有標檢局、今日則有食藥署進行抽驗，看起來似乎都沒問題。然而，實際上有許多潛藏的風險。

二〇一三年的橄欖油混油事件就是一個重要例子。奶粉中惡意添加三聚氰胺則是另一種例子。美國牛肉的進口，從狂牛症到瘦肉精的爭議，又是一個更包羅萬象的案件。這些食品問題橫跨經濟、政治、衛生，大到國安、小至生活習慣，任何單一學科的判斷都不足以作為決策的唯一基礎。

全球食品貿易的目的在於創造財富、賺取利潤，在此前提下，提供消費者各式的選擇。因此有些產品其實並不是本地有這樣的需求，而是因為出口國的市場開發所致，如美國的火雞翅。全球貿易本來就是全球霸權政治的一部分，進口國的公共健康維護的法規，很有可能會在政治壓力下丟盔棄甲。

今日對於食品安全的管理與風險相關的決策，已經不是單一國家能夠掌控的，其中牽涉到許多地區的原料生產、加工製造，而各地對於環境的治理、食品安全的法規和人員的配置，乃至於人文氣候和地理位置，都可能影響最終的產品。另一方面，每個國家對於科學進展以及食品安全的定義都不同，在某一個地方被視為安全的產品，跨出國界以後可能備受質疑。又或者，本來風險尚在可承受範圍者，卻因為食用的習慣、攝取者年齡的不同，進而產生危害。

面臨食品安全的風險，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選擇和決策的問題。作為一個消費者，如果我因為恐懼黃麴毒素而從此不吃花生，那麼我一方面降低了食物中毒的可能性，可是另一方面也必須犧牲一種美味，甚至必須承受或許會缺乏某些營養素的風險。而當吃花生的風險提高到一定程度時，學者、政府或企業必須提出

請注意：背面仍有試題

如何降低風險的措施(如改善包裝和運送設備與流程)。政府可能得設立每日攝食容許量(吃幾顆以內比較安全)，甚至禁止花生的進口和生產。

反過來說，如果某個生產花生的國家覺得自己的產品沒有問題，並試圖打進我們的市場，闖過海關、越過市場，直達消費者的餐桌。這時問題就來了：我們能夠相信外國所謂的安全商品嗎？我們相信自己國家的檢驗能力嗎？科技知識足夠嗎？購買檢驗設備划算嗎？人力足夠嗎？尤其在自由貿易的年代，政府的任何行動都可能被視為貿易壁壘或保護主義，影響自由競爭的遊戲規則。然而，我們應該急著加入這場貿易賽局嗎？或是應該先冷靜想想，為何要加入這場賽局？我們能夠判斷好處與壞處嗎？

當前的公共衛生以及食品治理，雖不是單一國家的法令限制就能夠解決的，但若國家不採取法令限制、行動管理，以及擴大科學知識的基礎，進而發展出相當高度的知識論述，則我們的食品安全與社會福祉勢必無法得到保障。例如，前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美牛問題，究竟食用美國進口的牛肉會有多大可能性染上狂牛症？食用牛肉到底安不安全？這是一個選擇與風險問題。機率高低乃是透過流行病學的計算和安全倍率之估算，對某些人而言是百萬分之一的風險，對某些人卻是零與一的差別。每個人的感知和價值不同，忽視這一點，試圖為彼此扣上「不科學」或「不道德」的大帽子，或是為經濟犧牲健康，其實都無助於理解和風險承擔。